

撈魚

「天天換水可以放一星期。」

七歲撈到生命中第一條魚時，撈魚攤老闆是這樣告訴我的，那聽上去像包裝花束，放一星期，而不是活一星期，在這之前，我已足足在水族箱邊蹲踞了兩個年頭。

緊緊握住的戰利品，生命中撈到的第一條魚，歡欣返家才發現沒有器皿可盛，只好吊在書桌前，我盯著牠一整夜，等著牠發光。未料魚兒就這樣死了，確認牠的靜止已是三天之後，處理是生懼的，一條生命的逝去，那成爲我童年最愧疚的事。

是因爲這樣爸媽才知道每天晚上我都偷跑去夜市玩兒。

但我並沒有受到預期的責罵。

爸媽在夜市擺攤，賣藥膳排骨，當歸、薏仁、玉竹、枸杞、山藥，……帖數搭配秤重，細節我記得一清二楚，這日日得嚐的補物，通常一大早就開始烹煮，傍晚外出設攤，凌晨才返家，廚房日日不散的氣味，對我而言也未真正補實了什麼。爸媽工作總是禁止我去，他們不知道，其實他們才出門我便尾隨在後，隔著一定距離遠遠望著，隔著人潮與煙幕、他們點頭招呼的模樣——我再熟悉不過的背影，遠看竟生了一種陌生感。如此每逢爸媽工作的夜我都固定在一定距離之外站崗，直到腿痠了才回家、看電視、寫作業……待爸媽回家我早已入睡了，隔日爸媽卻又比我早起，趕著我吃早餐、上學，日復一日，我得意自己從未被發現。

得意的日子並未持續太久，我的鬼崇行徑率先被撈魚攤老闆發現，梳著金魚頭的他總瞪著圓呼呼的眼問我怎麼沒去幫忙，耽心老闆要跟爸媽告狀，我把我僅有的零用錢全數塞給了他。老闆嘆了口氣，只收我五塊錢，遞給我一只撈魚網，從此凡看望爸媽工作的夜裡，我都擁有了一只撈魚網的機會。

撈來的魚最後都爸在照顧，我只是趴在水族箱壁、驚動牠們、看牠們躲得老遠，偶爾興起，也餵牠們吃藥膳碎末，一切安然無事，自我留連夜市的行徑被發現之後，爸媽依然禁止我靠近他們的工作，但他們並沒有明確地禁止我撈魚。

撈的魚愈來愈多、魚缸愈換愈大，童年的成就感卻隨著撈魚攤愈漂愈遠。

初接觸撈魚我便直覺捨棄器具，直接伸手入池。魚在我指縫間溜走了，觸感冰冰滑滑，還想再抓隨即被大人們制止，他們說要遵守遊戲規則——規則即是那巴掌大的網，通稱網但其實是紙糊的膜，一種加工過、穩固性低的器具——規則是使用器具撈魚。反覆浸水幾次就破了，徒然貼著眼對看，臨著這破網，也總能掬起旁人幾陣嬉笑。我奇怪這遊戲的成就感極低，卻也是撈出心得以後才恍然，這遊戲的意趣就建立在那器具的不便。

從徒手乃至結網，關於撈魚，伏羲氏的工法，文明始於器具之使用，器具使用乃關於覓食。關於生活，我始終如此相信。

夜市所有位置都要租金，興替是迅速的，對此金魚頭老闆只平淡地說自然淘汰。看著身邊攤位來去，流動的關係，漸漸我也識得一些客人，即使他們來得並不頻繁，那多半是假日，雙薪的家庭組合，年幼的我已懂得分辨，只因為他們眼神有著與自己爸媽類似的疲態，我喜歡他們帶小孩撈魚時臉上自適、稍稍滿足的神情。

曾想過帶自己爸媽來撈魚，但知道這不可能。

後來老闆索性不算我錢，只消幫忙他把撈魚紙裝在魚框上，我便能自由撈取，平時我也兼為客人示範，而使用自己裝置的魚網撈魚的感受實難形容。

以自己裝置的魚網、捕撈、反覆數遍乃至破漏。

我的撈魚時光匆匆結束在小學三年級，只因被同學認出——她全家人來撈魚，因為是同學我更賣力招呼了，我還記得她爸媽看我的神情——彷彿什麼不正當的行為，我在夜市擺攤的消息隔天便傳遍了全年級，那時我不明白為什麼，回家同媽哭訴媽只是無語。

童年就這樣匆匆結束了，我夜夜守望的夜市。守望爸媽或者守望撈魚攤的魚，長大以後的我也分不清。

再遇見撈魚攤已是高中，滿腦癡狂卻又制式的年紀，往返學校與家的公車站旁即有夜市，放學閒晃幾次，得知不起眼的撈魚攤就座落在最深處，最後我還是選擇忠實自己了，花錢不多，就一只魚網，幼時訓練出來的本事使我總能撈出十多隻，在所有人看來是神技了。彷彿預支的租金，那網即是一隅位置，在那位置

之上，我撈起了最多的注目。在夜色掩映下，褪去白日身分的人們，迴游於我身後，平等的裸坦使我安心。

縱然每次帶魚回家我只感受爸媽的漠然。知道他們並非在意我花這零頭小錢，而是我撈魚的行爲，我不知道這是否讓他們想起我小時候偷溜去夜市玩的事了。

即使那時候的他們默許。

水族箱發著深藍色的光，魚游了過來，透著光的腹部，像引誘著下沉。

後來我才知道我深深誤解。

後來因為地盤租約談不攏的關係，爸媽頓時沒了工作。那時我高三，學測剛放榜，成績單寄到家裡時，爸在我眼前砸毀了所有魚缸。

遍地垂死的魚與碎玻璃，充滿稜角的魚尾巴，掙扎的光。而我沒有勇氣蹲下來收拾。高三後半年我沒再和爸說過一句話。

成績再爛我還是上了大學，還是離了家。

上大學後夜市成了普遍的消遣，新竹夜市不盛，幾個零星去處，晃晃幾次就沒新意，近月邊聞後站開了新夜市，遂成同學間的話題。據說那原本是舊眷村，本要夷了平地蓋新大樓，不知怎麼的工期未定，現時白天充當臨時停車場，入夜後則供人擺攤，打亮名聲後也堪稱新竹最具規模的夜市。曾想過把這資訊告訴爸媽，但想家鄉離新竹有段距離，交通成本太貴，另方面也害怕生活重疊，雖然自小爸媽便沒要我參與他們工作的意思。

這景況在我感觸既熟悉又陌生，不似家鄉夜市那般俱全，新竹的夜市攤多以小吃為主，偶或幾樣零星娛樂。撈魚攤僅僅一攤，冷清的轉角處，魚質稱不上健康。與同學反覆來了兩三次後，我才有勇氣主動靠近，蹲下。

興起撈魚，這絕活即被同學稱讚了。

「除了撈魚，你還能有什麼出息。」直到現在我仍記得，面對滿地碎玻璃，爸落給我的話。

撈到的魚我全還了回去。老闆看似非常感激，塞了幾個絨布娃娃給我抵換禮物。但我只是不想處理那些魚，知道牠們活不久。

好撈的魚，通常不是游得慢就是病了。那些魚在人眼中沒有差別性，夜市的撈魚攤在意的只是魚量而非賣相，整體足夠客人撈取的量就好，撈魚的攤販並不需要照顧他的魚，反正那終究是要給人撈走的。我想這和一處夜市地緣相同，只要攤販夠多、排場規模夠大，便能一齊盈盈生利。

無非是迎著他人觀感，篩選自己。被不被撈走，都是緩慢地等死。那段時間我慣常這麼想，隱然地覺得殘酷，想那也與升學體制類似：經歷了那麼多考試，我總是那攔著網緣、隨時可能摔落的潛匿者。消極之餘，卻還是那麼順從地爭取，校名的標籤，仍希望自己是被選中的人。僅僅原始的比較心，在自己也成爲有選擇的人之後，我肯定自尊是自給的說法，但我更認同一個人的自尊其實建立於他人眼光。

相對安全的位置。撈魚這件事，總讓我想及適應，一種下對上的關係。

我更常拜訪那小小的撈魚攤了。每天帶著不同的人光顧：同學、室友……，每天數著魚量增減，推測一日的幸或不幸。但我不會解釋撈魚攤的老闆看我的神情，即使我爲他帶來了許多生意、即使我並未帶走他任何一條魚。

那份隔閡，彷彿飼養關係。一種生疏了的親情。

「網子浸水後就變軟了，反覆離水就容易破，先把魚趕到角落，別太在意魚，該在意的其實是魚尾於網邊揚起的水波，時機適當，就可以沿波撈起……」每當我跟同學講起撈魚技巧，F 總是在最後邊靜靜聽著。

你跟魚好熟悉。人群散去以後，F 輕聲說。

心儀的女孩 F 是那種文文靜靜的女生，第一志願女中畢業、全校最好的系，我們因社團結識，沉穩而耀眼的她很快便擔任了幹部。看她做事的態度，我猜想她大概是領獎狀長大的那種模範生，小時候也是必定學畫、習琴、家教良好的乖乖牌，大概連夜市都不太逗留的，其實不解她怎麼對撈魚有興趣。

只跟她說選魚也是關鍵：「……就先觀察吧，游得較慢的魚，通常比較好撈。」F 點頭笑了，那感覺不像認同，僅僅會意、停頓的思索，每次見她這樣我總沒來由地心虛，覺得她大概又要揣度什麼，即使她的表現一直是那麼合宜。不知怎麼

的，與 F 相處，我總會聯想到階級，起初我排斥她，覺得她的謙和是一種傲慢的虛偽，也是後來在相處中慢慢熟悉，我才覺得我所以為的「大概」大多數是成見。

我想我對於別人看待我的方式大概也有成見。

縱然與同學提起自己爸媽的職業我總是非常坦然，尤其藥膳排骨，那通常伴隨驚奇的回應——是啊，所以我才生得如此精壯——對此我已習於輕鬆帶過，除了驚喜的眼神通常無人能多表達什麼，我習於化解這一切，雖然我也不解，自己最初的故作輕鬆代表什麼，那無端的自信與羞赧。

每種行業都值得尊敬。不知怎麼的，我總覺得這話聽來有些刺耳，畢竟我們並不會對老師、醫師，和一些看起來就伴隨身分地位的從業人員這麼說。

沒有一種關乎生存的競爭不在乎比較。

網困住了網。

上大學以後回家間隔以月計，最近一次返家，發現客廳四壁立起了大面的水族箱，滿滿的魚，宛然水族世界。問媽魚哪來的，媽支支吾吾，只說就當年撈的魚，自然繁殖。

「飼養十多年的魚了……。」依照前年的契約再續簽一年，租金漲了。但還過得去，媽繼續說，仍然沒提客廳四面環伺的魚哪裡來的。媽只說好好讀書，不要盡想不勞而獲的事。

彷彿那一年衝突不曾發生，聽著我只是默然，媽總認為撈魚是靠的是運氣、是不勞而獲的事。但每個月的樂透開獎前她總要特意去拜拜，像媽這樣的人是普遍的，重視運氣有如重視神與自己的關係，卻又抵制，他們沒想過極好的運氣，可以藉由技藝獲取。我靠著這技藝營造許多好運的假象，幫同學撈魚，知道撈來的魚後來活得挺好，就覺得自己做了善事。

即使我與爸的關係依然僵硬。幾次回家都看他默然地杵在魚缸前，對此媽只說多曬藍光有益。隔天我買了更多藍光燈泡在家備著，媽知道了，卻開始哭泣。

於是當我跟 F 說起家中四壁滿滿的水族箱時，F 只是側著頭，覺得我誇張了。F 對魚齡表達疑惑，但我答不上來，我不知如何解釋家中滿滿的魚量，一如我不知怎麼告訴她，夜市撈的魚，死得很快。

「天天換水可以放一星期。」七歲撈到生命中第一條魚時，老闆是這樣告訴我的，那聽上去像包裝花束，放一星期，而不是活一星期。後來我也覺得撈魚的消費意義本在撈魚的過程，帶回家已經是額外考量，是裝飾品。

也是自然淘汰。選擇羸弱者捕撈相對而言容易，存活卻成更困難的事。

但突然地放生，幾乎是絕路。

跟 F 約好帶她去夜市看魚的傍晚突然下了雨，沒有停的意思，擔心這天氣撈魚攤子是要缺席了。到了約定地點，我還在想說詞，卻發現 F 早到了，撐著傘，遙遙見我便栓起了笑。

我有些緊張，低著頭跟她說下雨，撈魚的攤子可能不會來。

F 表情像魚尾巴，只閃了一下，不興水紋的她，隨即恢復平常的和煦樣子，她說沒關係，我們還是去看看吧。語氣強調了一種好奇，一切我都看在眼裡。F 知道我爸媽的工作，但她從未問得太多，我不知道她究竟是基於禮貌的緣故或者僅僅單純不感興趣。

雨天攤販明顯少了很多，零零落落地，完全無須遵從規劃的走向，行走反而變得艱難。只是雨天，一切並沒有多大改變。我這麼跟 F 說，卻又心虛。

和 F 一起撐傘是我朝思暮想的，成真卻又讓人忐忑、不知如何自處，生怕這心思曲折要被她發現了，只徒然地盼著雨停。相較我的侷促 F 則顯得十分自然輕鬆，或許因為她是執傘柄的人罷，而我是受庇護的，角色像反了過來。這一段路走來吞吐，我的注意力全花在步伐的配合。

沿途經過雨傘王的攤子，逢雨益發興隆，人潮圍攏，得手後徐然撐起的花，爭放而後漂遠。覺得傘也真像撈魚的紙網，而這是倒掛的水面，在我們腳下漾起陣陣漣漪，罩著 F 的魚網也正罩著我。在傘面眈視之下，F 像極了游移的魚，我點了點水面，引著她的視線看向人潮，同她解釋因為家中的傘也壞了的緣故，欲趁這機會添購。F 點點頭。

雖然才撐起新傘我便後悔了，共撐一把傘對我們而言太近，分開了卻又一下尋不著適當距離，擔憂她會覺得我買傘的舉動是隔閡了，卻也只是默然地繼續走著，懊惱這雨下得太急，一切掩蓋心思都顯倉促。

促如避雨的人群，道路瘠涼，兩旁販物多已紛紛蓋上了塑膠布，射水球的攤子也正收拾，小販面無表情地拿著飛鏢一一戳破，和著鼓點的雨，那穿刺聲顯鈍了許多，時雨花散，地面瞬即佈滿五顏六色的殘骸，童年的泥濘記憶，我想及當年地上的碎玻璃了，恍惚又回到我所避視的客廳，善後是這樣毫不留情。想及F可能是第一次逛夜市，本想讓她看的是平常的熱鬧樣子，卻讓她看到這駁雜景致，我沒來由地感到內疚。

撈魚的攤販果真沒有來。

一條路就這樣走到最底，沿途我們都沒有停留，碰碰車、套圈圈、打彈珠……往事的解釋與超脫，全淋了雨。回眺夜市入口，燈光落寞，雨傘王的攤子也收了。無從躲避的心情，我不知該怎麼對F說，我想起爸媽的藥膳排骨攤了，不知道遇雨該如何收拾，那曾與我最息息相關、我卻怯於靠近的生活。雨愈下愈大，F反過來安慰我了，她說沒關係啦。

網子浸水後就變軟了……。隔著傘看世外昏黃，滲漏的水族箱，我看見魚兒游了過來。

又游了過去。